目　　录

前　言……（1）

黄之萌事略……吴雪侨（3）

黄之萌烈士生平纪略……肖子笑（6）

罗法先领导贵定农民反教斗争

……徐友屏、刘佑清（15）

刘恒昌同志壮烈牺牲……杨岱青遗稿（18）

雅斋宋公传略……宋恩一（20）

戴戡事略……戴聚越（22）

戴戡之死……何祚伦（24）

贵定建置沿革……姚　忠（26）

贵州省自治学社贵定分社始末简介……肖子笑（33）

民国年间贵定历任县长及贵定籍人在外地任县长调查

情况简介……贵定县政协文史组搜集整理（37）

解放前贵定城里的几个会馆……胡　诚（44）

欧亚烟厂始末琐记……唐秋生（4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漫谈贵定云雾茶……宫光华（51）
解放前的贵定烟叶和丝烟……喻廓中遗稿（56）
解放后贵定丝烟发展概貌……肖子笑（60）
清末至解放前贵定学生外出就学情况简介
……贵定县政协文史组搜集整理（64）
解放前我参与《贵定县志》编纂的片断回忆
……胡端楷（69）
回忆贵定师范学校的初创时期……
……熊绍儒、贾仁礼、叶茂生（72）
庆小一年的回忆……胡端楷（76）
解放贵定的当天见闻……肖子笑（83）
解放前夕湖南省府西迁记实……陈政纲（89）
我在国民党第八军教导师的日子里……汤周千（93）
附录——贵定县政协迎春书画展览作品选……（104）
全省重点保护文物——贵定仰望抗贡碑……封　三
征　稿……封　底

前　言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倡导的。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在政协的整个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认真抓好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对于保存珍贵史料，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方志资料，促进四化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本选辑是我们在中共贵定县委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本会委员和关心我县文化事业的省、州政协委员以及县内外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编辑出版的。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这本选辑所编写的资料，多系作者当年的亲身经历，而今追忆写成，或参考某些资料，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访问后，分析综合写就。唯其史实离今久远，个人条件又受一定局限，参考资料与调查访问中又众说纷纭，难辨一是。因此，史实就不可能没有出入，观点就不一定完全正确。对事，一事多说；对人，评价各异。我们本着“撰稿者可以不拘观点，不

限体裁”的征稿原则，将之集纳成册。基于上述原因，这些资料不是对所涉及的人和事的定论，仅供历史研究者，方志撰写者和爱好乡土知识的同志参考。

由于我们文化水平低，历史知识少，社会阅历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识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定县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

黄之萌事略

吴雪傅

黄之萌字季明，贵定人，生年不详。清光绪三十一、二年间（乙巳、丙午、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平刚、张营普、彭述文三人，在贵阳办乐群小学，暗中储备革命人才。之萌由贵定到筑报考入学。乙巳五月，平刚被清吏杖责，遁走日本。丙午，张营普暗中筹划起义，事败出亡。之萌气愤，遂罢读改投新兵营为学兵。不久，北京在黔招考测绘学堂学生，之萌应考取录，遂往北京就学，但暗中仍向往革命。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起用当权，派兵南下，进攻革命军。时汪精卫因刺摄政王幸，被释出狱，与李石曾暗组京津同盟会。之萌与在京乐群同学张先培、傅仲三、李元著均加入为会员。武汉暂时停战，南北举行和谈，袁世凯故意迁延，派兵进攻山西革命军，全国人心愤慨。李石曾在北京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暗杀部，先暗杀袁世凯。之萌、先培、仲三、元著及四川同志杨禹昌，福建同志某某，北京警长刘某共同负责。

随据会中交通部密报，袁世凯将于十月二十八日（农历）有事外出，路线由新华宫经东长安街，沿丁字口，回铁狮子胡同。他们遂依此路线作了布置：福建同志为第一线，在东长安街动手；张先培与杨禹昌为第二线，也在东长安街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黄之萌为第三线，在东安市场动手；傅仲三、李元著为第四线，在鲜鱼胡同口动手；警长刘某负责往来联系。布置已定，专候袁氏到来。

袁果于此日出行，乘马车至东长安街口，福建同志急投一弹，未中，马惊，袁即令戒严，断交通，监捕刺客，搜查往来行人，仍前行。至第二线，先培与杨禹昌伏茶楼，车到即开枪，未中，伤卫士，为警兵所见，立捕二人。至第三线，之萌正引弹待发，被警兵瞥见，亦捕去。仲三、元著正伏待鲜鱼胡同口，刘警长匆匆来告前线事发状，遂决定同绕至铁狮子胡同静待。殊路口交通已断，警士用大铁鏈锁路口，见三人行动惶急，亦捕去。刘警长伪称系奉命有事出勤，仲三、元著系其同事，可负责，恰巧岗警认识刘，遂被释而逃。之萌被捕，捕者以布蒙其头，过船板胡同他的寓所前，他的从人认出其大衣，问捕者，警士遂押其从人，抄其卧室，搜去一切。傅仲三本与之萌同住，此时幸未在屋，得免于难。往匿女同志郑毓秀家，随着刘警长来告，命其赶快化装出境，卒得平安离去。

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被送军警执法处讯问，严刑逼供，备极残酷，张、杨拒不招认，四肢均被断折。之萌自知难于幸免，慷慨陈词，大骂袁氏将不免于后来，故未遭刑讯。李元著在鲜鱼胡同口被捕获释后，不知黄之萌的情况，又到老贵州会馆探消息，便衣警察闻是访黄之萌的，即加逮捕，仍送军警执法处讯问，亦被刑讯。李坚称与黄之萌无其他关系，又事无佐证，方得获释。刘警长闻讯赶来，急命其化装出京，始免于难。

十月二十九日，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均被军警执法处判处枪决，慷慨就义。

袁世凯遭此打击，内心震动，认为革命党人潜力巨大，防不胜防，始决定达成和议，清帝退位，将皇权移交中华民国。

南北和议成功后，黄克强、陈英士到达北京，以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功不可没，将他们的尸体寻获，葬于万牲园中（即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并将以前炸良弼的彭家珍尸体，迁来一同合葬，即中外闻名的四烈士墓。

黄之萌烈士生平纪略

肖子笑

黄之萌烈士，辛亥革命时期刺袁三杰先烈之一。祖籍江西，其先祖于明万历中叶（一说洪武年间）经川入黔，寄居贵定。先住庆丰门外（老西门）接官厅，后迁入老西门（今大同路）黄家院巷子门口，未几，其父置得中街房产，始定居中街。

之萌父黄相廷，粗识文字，精明悍练，里人多以黄矮公或黄三公呼之而不唤名，故今知其名者甚少。公精木工，尤善打造水碾扇子，并经营有今新西门外河对岸水碾房一架（现基地犹存），为桑梓加工碾米，混糠麸而抽升合，虽不殷富，亦足衣食。其父常怨自己少文墨，仰人鼻息，又囿乡耆父老常谓“三辈人不读书子孙愚”之说，故更勤俭持家，开源节流，以供之萌弟兄姐妹入学攻读。

之萌九岁，好玩，少做家事，父常责之。有一次，其父追打之萌，他距父稍远，转身立对父曰：“不要打我，以后我武的不就，文的一定要成，那时加倍还你盘书吃饭钱”。又一次，父骂他懒，他气极跳河，被水冲进第三层水碾扇子上，端坐其间。父奇之，认为此子大难不死，必有大用。故请人算八字，说他八字太大，需拜寄外人，改名换姓，方保贵寿，父更重其读。之萌父曾帮铜堡陈家修吊脚楼水碾，又

修建闻江寺阁楼，来往需经陈家，过从甚密，遂将之萌拜寄陈大忠之父为螟蛉之子，起名陈大贵。陈家分家时，还分给之萌名下座落西华山熟土二幅，约计二亩。

相廷有子女七人，之萌行二，原名明贵，字季明，生于清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戊子），少喜读书，又极聪颖，曾偕弟妹在本城启蒙读私塾。稍长，有胆识，性倔强，好打抱不平。少时，铜堡一徐姓青年，欺陈姓少年，两相交手，陈弱不胜，之萌闻讯力助，亦不胜，反被徐姓青年殴打。之萌不服，屡败屡打，日日挑战，使徐姓青年脱身不得，反请人赔礼道歉方休，足见其倔强无畏性格。及冠，有抱负，擅诗文，为地方所器重。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贵阳平刚、彭明之等人在贵阳真武庙创办寻常小学招生，为当时革命培植人才，积蓄力量。之萌在本城报考被录取，同时被录取的还有本城的兰其光、徐绍伯、谢素石、柳坤等人。本城历有习惯，无论谁家子弟，只要读书上进，能有造就者，多乐意资助求学，培植人才，为地方造福。故之萌被录取后，地方父老劝其父促送之萌上省深造（时上省就读不易），绅耆乡约如兰福璠等人也出面保送，以示慎重。之萌父曾加入东岳庙会，亦得会中人士商议资助。又由本地喻兴樵先生护送到省，接洽报名安置事宜。另一刺衰三杰张先培，亦同在寻常小学读书。（先培系麻江县下司瓮把朗人。据地方人士提供称，先培祖张梁，任过安顺提台，住家贵阳。）

当时，平刚、彭明之、张营普等人向学生宣传革命大义，之萌等深受革命薰陶。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张百麟、周素园、张鸿藻等于是年冬在贵阳发起创立贵州省自治学社，之萌等即在校中参加。自治学社接受同盟会之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实际就是同盟会贵州省分会。

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国人震于外国货物精良，大谈兴办实业，清政府慑于舆论，拟行新政，到各省招考选拔优等学生到北京学习测绘。时之萌已转入新军营（一说在新军营任军佐官，一说任编修）。报考人多，揭晓，之萌、先培均被录取。在重庆亦录取后来刺袁三杰之一的杨禹昌（又名雨生，四川秀山人，一说资中人）。咨议局通知贵定县署，地方闻讯，认为进入官办学堂，送到京城读书，视为天子门生，良是不易，轰动一时，如中举一般，地方人士感到莫大荣幸，纷纷到黄家祝贺。之萌等便由省赴京就学，抚署通知沿途各州府县照管食宿，并派人陪送。黄氏亲友认为黄家住房窄狭，改在路家坡黄兆兴家安排接待。当时本县知事汪昌裕偕地方父老到庆丰门外神道碑迎接，以资鼓励后学。之萌进京，便道省亲，正是是年农历十月，其父趁此机会，托媒说成本城河西院邱姓之女与之萌完婚，之萌时年二十二岁。婚后数日，即离家北上，由湖南洪江到武昌，在武昌时与四川杨禹昌，麻江张先培等叙为大同乡。虽萍水相逢，亦十分情好，誓曰生死相顾。延数日，始与同路者多人直上北京。

由于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北方革命党人到处联络同志，物色人才，筹组团体。之萌等到北京后，更受影响，与北方革命人士交往渐熟时便参与活动。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武昌首义后，革命势力更加深入北方各地，相继成立有光复团、革命急进会、女子暗杀团、共和会、铁血会、北方革命总团等各种革命团体。是年十二月初，汪兆铭奉命在天津成立同盟会北方支部，汪任支部长，经常往还京津之间进行活动，觅罗党人。时之萌等

即以自治学社社员身份加入同盟会北方支部。当时，拜把换譜成风，革命党人亦以此活动巩固团体，有利革命。故在同盟会北方支部未成立前，之萌等邀约革命人士多人和汪兆铭调譜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同饮生鸡血酒，发誓结盟，并相约言，谁为革命牺牲，由生存者代通知家属，以示决心革命。此时之萌因受鼓励而表示“决心为革命干出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曾私下向汪嘱咐：“如我死难，请通知我家，切切”等语。

为了统一行动，北方共和团于十二月间在天津召开各革命团体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各党团成立“北方革命协会”。当时，之萌等又以同盟会员身份加入“北方革命协会”，革命党人随即在北方策动武装暴动。滦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并未气餒，接着在北京组织暗杀部，布置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计划。同时派人打入袁世凯内部供职，争取袁内部倾向革命的人士，探听袁世凯的行踪，提供情报。

此时，清政府也难支危局，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部政权交袁掌握。袁世凯是个奸狡异常，心怀叵测的人，希冀依靠北洋六镇兵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利用南北议和的机会，镇压北方革命运动。并利用清政府对付革命军，利用革命军又对付清政府，以巩固自己，从中渔利，胁迫南方让出总统职位，从而篡夺革命果实。又因南方革命党人内部互相矛盾，被袁利用。同盟会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时，同意立宪党主张，不以武力夺取政权，把推翻清廷希望寄托在袁氏身上。扬称：如袁氏压迫清帝退位，即选袁为总统。十二月末，南京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原系运筹策略，袁感紧逼，认为清帝不退，南方不让总统，如引起南方北伐，更会进退两难。况各省北伐部队已在途中，袁知

不能再拖，建议南京政府制订优待清室条例，一面利用各种手段迫使清帝退位，根本不计清室有考虑余地。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镇压革命，阴谋窃国，篡夺革命果实，早已忧愤，对南方党人中部分人士的妥协态度亦极大不满。年三上下，议论纷纭，要求倒袁，特别是京汉各地呼声更为高涨，形势迫使革命党人及时行动。

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二日，袁世凯以发奕劻在清宫廷会议上，提出清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问题，迫使清帝接受。由于清廷内部意见分歧不果，连日[illegible]分紧张，革命党人亦紧张地秘密布置刺袁活动。最后，在所到袁世凯上下朝的准确时间，头天晚上即布置了暗杀计划。决定在东华门一带埋伏，将参与暗杀的人分成三组。第一组，在三义茶楼伪装茶客；第二组，吕昌昌负责在祥宜坊酒楼假装饮酒；第三组，黄之萌负责在东安市场附近徘徊潜伏。另一部分化装成行人在市场附近徘徊接应。布置就绪，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六日（辛亥冬月二十八日）上午约十一时许，袁世凯从清宫廷退朝出来，先有护车十辆，内座各部官员侍从，衣着打扮与袁氏同。沿街戒备森严，铜号声声，两边护卫军弁，刺刀出鞘，气势肃煞。袁世凯故张声势，此实色厉内荏。当时，袁世凯所乘的是一辆金漆朱轮马车，车子前后两旁簇拥一批扈从人马，另有各色绝技镖客密护。袁氏最后出来，十分威武地走出东华门向外务部新华门飞馳。当袁氏车子经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前时，茶楼上飞出一颗炸弹，猛然一声爆炸，马车在慌乱中疾馳而过。刚跑到祥宜坊酒楼门口（一说东兴楼饭馆），突然又是一颗炸弹从酒楼上飞出，落在车棚上滚下来轰然爆炸，袁氏驾车之马腹立受重伤，于烟尘中惊恐地飞馳而去，直跑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停住。紧跟在

马车两旁的卫队营管带袁振标（系袁世凯的侄子，袁家佣人）和卫兵、马巡各二人、马两匹当场毙命，领先开道的侍卫杜保亦重伤致死，有两个行人亦被飞片炸死。袁氏虽丝毫未伤，自此心有余悸，不敢出门。事出后，袁氏卫队立马开枪围击，当时大批军警闻讯赶到，立即在现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李元著、许同华、傅仲三（思训）、黄永祥、肖声等十人，其余巡行接应诸人趁乱中逃匿。袁世凯命令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一说陆建华），当晚在密室亲自审问被捕诸人，其中有七人被法国记者以证据不足获保释。而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三人，被捕时，在身上查出武器（用蒲叶包裹的炸弹），证据确凿。陆建章采用电刑逼供，追招指使。三人坚贞不屈，慷慨激昂，异口同声地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国人恨诛之。炸袁出自爱国热情，别无他说"。三人中之萌年龄最小，被审时曾破口大骂："恨不得食袁贼肉，寝袁贼皮，革命后人必将手刃袁贼，今日我陷贼手，杀便杀，勿多说等语"（这是之萌之妹，祝书龙之母在一九八〇年未故之前，常与家人谈到的）。因之，之萌更受重刑，被打得骨折体伤。三人因有证据，被判死刑。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九日（辛亥腊月初一）晚，陆建章令以棉花裹身，渗溅煤油，将三人活活烧死，企图灭迹。三人遇难后，革命党人侦悉，当晚将三人尸首运走，密葬万牲园（一说万寿园）松林内，时之萌年仅二十四岁。在临刑前一天，之萌料无生理，曾写了一首绝命诗托革命党人携出，以激励后人，诗曰：

朔风砭骨不知寒，
儿次同心是共甘。
在昔头皮拼著撞，

而今血影散成斑。
天悲却为中原鹿，
友死犹存建卫蛮。
红点溅花飞满地，
层层留与后人看。

之萌被难，斯值寒冬，冬风为朔，因周身刑重而麻木，故有不知寒之语。刑遘之血已是干黄，尚现斑斑点点，即令现今身陷囹圄，此时此境仍耿心革命政权不知鹿落谁手。但烈士深信自己所洒鲜血，必将激励后人继续革命。此诗慷慨悲壮，声调铿锵，确能策励后辈。

除之萌等三人就义外，其他七人，是由同盟会女会员郑毓秀（也是参加刺袁者之一）通过法国记者保释出来的。郑当时和几个同志在市场附近巡徊接应，事出后，慌乱中抢上了一部马车逃出现场。因郑毓秀与法国记者常有交往，她脱险后，立即找到法国记者营救被捕同志，这七人因无证据，始被保释。

这一炸袁事件，南北两方都感到意外。到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等人北上到京，查明真象，知三人都是同盟会员。因对袁世凯妨碍共和，恨之入骨，认为袁氏不除，国无宁日，刺袁完全出于革命激情而采取的行动。俟后，黄兴将他们三人的骨骸和同年元月二十六日因炸清廷宗社党头目良弼而牺牲的彭家珍烈士，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旷芳轩的南面。这是一圆塔式建筑，并立有墓碑，略叙其事迹，供人瞻仰。三贝子花园即今之北京动物园。黄之萌烈士碑上刻“黄之萌烈士之墓”，旁刻“贵州省贵定县人”字样。十年动乱前，之萌家内亲何祚铭同志出差北京时，曾到墓前拭碑得见。

之萌牺牲后，经年余时间，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之萌家接到汪精卫自北京的来信，将之萌为革命牺牲的经过情况告诉黄家，并寄有之萌生前半身瓷象一块。据见瓷象人回忆说，之萌戴青缎子小帽，珠红缎顶，着大青花马挂。另寄有葬之萌坟象一张，黄家始知之萌已经作古。牺牲时间是辛亥腊月初一（按当地习惯，于是日烧七化冥纸钱）。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下令清理革命烈士家属，寻找烈士后人，以便抚恤，并有非烈士后人不予抚恤的规定。之萌妻邱氏无出，故将三弟明德长子黄启荣（乳名小俞）过继给之萌为子，起名继荣，故即以黄继荣名字上报（之萌妻邱氏时已早故）。不久，国民政府发给抚恤证，每年享领抚恤金二百银元（一说四百元），黄家对此，疑信半参。另外，南京政府还令贵定县署，要在贵定建修黄之萌纪念亭。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王叔度（自治学社社员，平坝人）任贵定县长时，催促黄家前往领取抚恤金。黄明德即率继荣到南京，果然一次领得四百银元。后因时局变异，人事沧桑，黄氏后人无力，而优抚中辍。

为纪念烈士革命精神，让他们的事迹教育后代，光复演义，在辛亥革命时期诗歌，北京史话，以及北京有些报纸、杂志都详略不同地有对烈士事迹的记述。予笑在小学四年级读国文课时，其中有一课就是为纪念三烈士的课文，现在，依稀记得几句："……烈士的精神，干！干！干！烈士的武器，炸弹！炸弹！炸弹！对准窃国大盗袁世凯，轰！轰！轰……"，余皆回忆不起了。且不知对否，望犹知者指补。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让英烈事迹发扬光大，我县政协曾托人拍在北京动物园内拍摄烈士坟墓照片，印拓烈士墓铭。后收到

复信如下："经专门去动物园管理处查问，并找到熟知掌故的老职工了解，据反映，墓和碑原来是有的，系在今天熊猫馆西北角松林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全部被捣毁……。一九八〇年秋，曾有烈士后人来查问过。近几年，北京市政协、文物局等单位均多次过问，并有修复之议，因耗费不小而作罢云云。又四烈士事迹及其墓碑事，《北京晚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曾有报道等语"。动乱岁月，毁墓碎碑，执笔者唯痛惜而已。

黄之萌等三烈士事迹，在当时曾轰动国内外，国人景仰赞扬，特别在烈士乡里，更引以为荣，贵定广为流传。因承党中央重视，县委和县政府领导支持，更得省政协吴雪儔、程奎朗和县政协诸公，贵阳杨贵荣同志大力帮助，还有徐苍梧、肖俊、刘用和、罗中有、陶开富、祝书龙兄弟及家人等热心地方掌故人士，以及烈士亲友提供宝贵资料，诸多协助，几经增改，辑纳成篇。让烈士事迹彪炳百代，使桑梓增誉添光，笔者从中亦获莫大幸福。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

罗发先领导贵定农民反教斗争

徐众屏　　刘佑清（遗稿）

編者按：本文系根据刘佑清（遗稿）和徐众屏《罗发先起义事略》综合整理。

罗发先系布依族，生于清咸同年间，家住小场木马拉卢，地处偏僻。发先小时读过书，喜看《水浒》、《三国演义》，尤酷爱《说岳传》，又最喜听老年人摆谈林则徐焚烧英国鸦片及洪秀全反清斗争的故事。他为人公正，性喜诙谐。婚后生三子，均勇猛有识。青壮年喜与发先接近，尊称罗大公。后弃学务农，从举义前的五十余年间，耳闻目睹传教士经常到县属各地拍照绘图，记录交通线道和矿产资源，套购文物，诱骗人民入教。又勾结地方恶霸，强占农民田土，修建教堂，包揽词讼，欺压善良，无恶不作，因而激起发先极大愤恨。及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平伐一带教民，仗恃洋人势力，在地方为非作歹，气焰嚣张，发先亦受欺凌，无处申冤，忍无可忍，遂组织群众起来反抗。

另有同族人罗光远，住九鼎，为人忠实，是个不第秀才，曾在贵定高等学堂任过体操教员。传说他做过武官，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